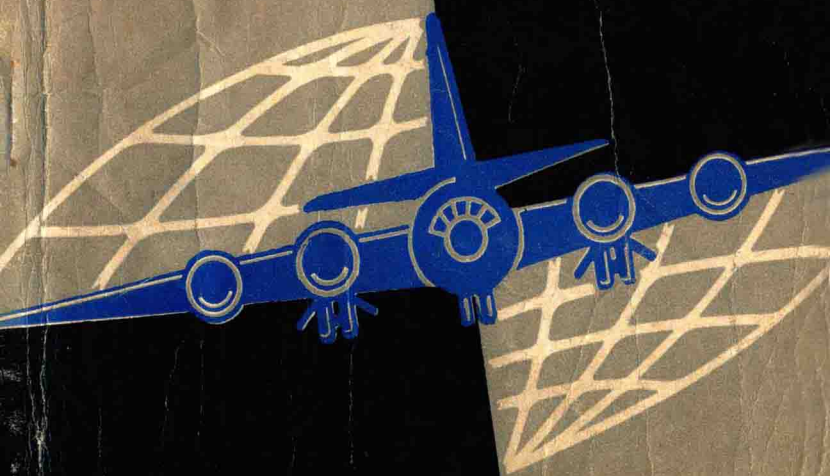




当代国际 黑幕新闻



当代国际 黑幕新闻

当代国际黑幕新闻

丁树荣 编

中国新闻出版社

《当代国际黑幕新闻》

内 容 提 要

该书辑录了轰动全球的黑幕新闻三十四篇，故事生动，情节离奇，令人触目惊心，读后能开阔眼界，增加知识。如：《丘吉尔宴会上的枪声》、《日本投降内幕》、《“科野”号复灭记》、《东洋女谍》、《肯尼迪“双棺案”》、《里根被刺案》、《绑架莫罗》、《空中惨案之谜》、《擒拿杀人王》、《来自魔鬼岛的圣人》、《纳粹德国间谍之冤》、《血洗金庙与甘地夫人之死》等等，均为发生在全球各地的真实事件，暴露了西方统治集团之间尔虞我诈、互相吞并的鬼魅伎俩。可以使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花花世界实际上是黑暗没落的人间地狱，使我们更加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编 者

目 次

丘吉尔生日宴会上的枪声.....	(1)
日本投降内幕.....	(6)
历史上有影响的几大伪作.....	(12)
一个苦役犯的巨大贡献.....	(17)
在逃的纳粹罪犯.....	(22)
绿色档案——“希特勒日记”诈骗案始末.....	(27)
“科野”号复灭记.....	(63)
寻找希特勒的牙医.....	(78)
东洋女谍.....	(85)
挫败了“岩羚羊”暗杀行动.....	(104)
震惊世界的毒气惨案.....	(115)
肯尼迪“双棺案”.....	(122)
国王空中遇险记.....	(125)
里根被刺案.....	(133)
幕后交易——营救多齐尔将军真相.....	(139)
绑架莫罗.....	(144)
血雨三百天.....	(156)
垄断资本的秘密战争.....	(162)
金字塔下的惨案——埃及总统萨达特之死.....	(168)
震惊世界的核武器走私案.....	(173)
擒拿杀人王.....	(178)

神奇的劫狱案.....	(211)
“空中惨案”之谜.....	(216)
金色海滩上的血迹——江南命案始末记.....	(223)
黑色的六月——血洗金庙与甘地夫人之死.....	(241)
“恶魔”沙龙与《时代》周刊的诉讼.....	(247)
来自魔鬼岛的圣人.....	(253)
艾菲尔铁塔拍卖记.....	(257)
“纳粹德国间谍”之冤.....	(262)
六十年争论不休的悬案.....	(266)
“弗莱格案件”与“隆美尔珍宝”.....	(276)
大律师洗冤记.....	(286)
东京地产案与骗子.....	(295)
在IRS统治的国家里.....	(316)

丘吉尔生日宴会上的枪声

〔英〕汤普森 晓理译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汤普森是温斯顿·丘吉尔的侍卫长。当时，德国的密探和间谍千方百计跟踪丘吉尔的行迹。希特勒下过一道死命令：“无论如何要干掉丘吉尔。”为了丘吉尔的生命安全，他的几个侍卫先后丧命。后来，汤普森把这一段难忘的经历写成了一部回忆录——《我当过丘吉尔的侍卫》。本文即摘译于此书。

1943年11月12日，丘吉尔搭乘英国“里纳翁”号战舰离开不莱茅特港踏上赴开罗的旅途。当时已决定召开德黑兰会议。陪同首相的还有几乎所有的行政负责官员。蒋介石夫妇，埃西莫夫将军和罗斯福总统也同一天抵达开罗。他们在非常亲切的气氛中进行了会晤。军队在各处巡逻并检查来往行人，为他们采取了无懈可击的保安措施。会议期间或会议以后，均没有发生任何麻烦。

在开罗，我们通过暗探了解到，大批的纳粹特务已麋集到德黑兰，企图暗算盟军领导人特别是丘吉尔先生。我对纳粹特务的破坏计划毫不感到惊异。对我们来说，这算不上什么新情报，更何况我们有能力挫败他们的阴谋。我们的坐机在德黑兰机场降落后，我从使馆的武官那儿了解到一些安全措施。他告诉我，他们正密切监视着纳粹特务的活动。尽管如此，袭击首相的危险依然存在。

“德黑兰会议”在苏联使馆举行。会议进行了几天，讨论了许多重大的问题。敌人在会议期间企图制造混乱，但被挫败了。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一位盟方领袖（我不愿意说出他的名字）的私人秘书变成了纳粹的走卒。纳粹拉拢他并用英国银行的几十万英镑的现金收买了他。他的任务是在会议室放定时炸弹。当时，且不说携带定时炸弹进不了会议室，就是一根针未经检查也进不了。所以私人秘书在等待时机。

几天来，我一直注意这个人的神秘行踪。我发觉他有点儿心不在焉，可是，我没有机会查明他为什么心不在焉，也无权过问他的事务。我思虑再三，就向丘吉尔汇报了此事。他那宽阔的额际露出了不安的皱纹。

“你能肯定他想制造混乱吗？”他问道。

“先生，如果我能肯定的话，我就不认为有必要报告您了，我就会把事情消灭于萌芽之中。我担心，他和德国人串通起来制造意外事件。”

“纯系猜疑就采取措施是不行的，亲爱的汤普森！”这是他表示异议的独特方式。他在正式场合下称我汤普森，若是提醒我，就一定在“汤普森”的前面冠之以“亲爱的”。

“你知道，如果他无罪，事情会发展到何等程度！或许我们的会议就要流产，而这将是德国人的一大胜利。我不许你采取任何措施。”说完，他就走到了盥洗室。

第二天，即11月30日，是丘吉先生的69寿辰。他决定隆重而热烈地庆祝一番。邀请了三十四位客人。私人秘书也在其中。我婉言请求吉丘尔先生把他的名字从客人名单上除掉。

“汤普森！应该给他出席的机会。他若暗藏杀机，这将是他的良机。所有的客人将带礼品来，他很可能也带些礼

品来。”

丘吉尔先生的最后一句话使我倒抽一口冷气。我惴惴不安地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餐前举行了鸡尾酒会，所有的客人都参加了。斯大林先生会见了所有的客人并通过他的译员鲍罗克先生向大家问候。他和他们非常融洽。我站在一隅审视着私人秘书。他的面部表情有些异样，多次把手伸进口袋里，两眼左右观望。这时，桌子上已堆放着来宾的礼品。

吃饭时间到了，丘吉尔先生领着客人们朝餐厅走去。私人秘书踌躇了片刻，转身从口袋里取出一只精致的小包放在桌上，然后快步走进了餐厅。与此同时，我拿起小包并指示一名下属对他严密监视。我走到另一间房打开了小包，里面有只钟。我摆弄着那只钟，没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那是一只十分昂贵的钟。从餐厅传来了阵阵笑声。蓦地，某种警觉感在我心头一闪，我立刻把钟放进小包里，急忙走进了餐厅。

我瞥见所有的客人围着一张长桌站立着，桌上放着一只大蛋糕，上面点燃着六十九支蜡烛。站在丘吉尔先生左右两侧的有罗斯福总统，还有艾夫里尔·哈里曼先生（美驻苏大使）和首相的女儿萨拉·丘吉尔等。私人秘书是不会当着这些人的面伤害丘吉尔先生的，这一点我毫不怀疑。

切割蛋糕的仪式完毕后，大家相继入座。每个人拿着各自的酒杯。丘吉尔先生站着致词说：

“我衷心感谢诸位光临我的庆寿仪式。尤其是，两位伟大的朋友斯大林元帅和罗斯福总统抽出宝贵的时间出席这个聚会，我深表感激。”

致词后，丘吉尔和斯大林、罗斯福等来宾们一一干杯。

宴会厅里不时响起欢呼声和鼓掌声。

这时，我发现斯大林的警卫人员处于完全戒备状态。他们对一切都很关注，形影不离他们的领袖，从不让他单独一个人行动，哪怕是短暂的时刻。有时他们也相互低语几句。

“发生什么事了！”——这声音传进了我的耳朵。我旁视了一下私人秘书，他并不注意吃的，好几次挠着头若有所思。我注意到，他在餐厅的最后一道门旁坐了好一阵子。按规定，他不该坐在那里。我私下忖度，干站着没用，这是关系到我的领袖的生命问题，他若受到伤害，我将无脸去见我的人民。我慢慢地朝私人秘书方向移动。这时，餐厅的南门突然启开，一个侍者手托一只大盘出现在门口，盘里放着盛满布丁和冰淇淋的杯子。蓦地，侍者惊慌失色，踉跄欲倒。紧接着，他连人带盘栽倒在鲍罗克的身上。鲍罗克的衣着被冰淇淋弄脏了。听到侍者栽倒的响声，大家都左顾右盼，有些人见鲍罗克这般模样，不禁哈哈大笑起来。餐厅突然变得漆黑一片。这时有人大声嚷道：“抓住侍者！”

叫嚷声持续了一会儿，接着是子弹的飞啸声、碗碟的碎裂声和客人的骚乱声，我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突然，四周亮起了手电筒。看见首相安然无恙，我喜出望外，罗斯福、斯大林也被他们的警卫人员团团围住，私人秘书则倒在椅子上。他头部中弹，大滴大滴的血正流淌着，手枪掉落在一张椅子底下。侍者也倒卧在地上，身体已变成冰凉，一根针刺进了他的喉咙。针极细，约莫半吋长，而且有毒。

三位领袖马上被转移到另一房间。检查盘子后发现，它的底部有一个按钮。底部已启开，里面装有一枚小型定时炸弹，还有一只小钟，指针指在12点上。我朝手表一看：12点

差三分。钟里还响着滴答滴答的声音，我赶紧拔掉引信，使定时炸弹失灵。专家们后来告诉我，如果那枚炸弹准点爆炸，那么餐厅里的人都难免一死。

三十几位客人中是谁打死了私人秘书和侍者，迄今仍是个谜。

日本投降内幕

〔美〕 邦纳·菲勒斯

一九四五年秋，我站在东京富丽堂皇的美国大使馆门前，一辆黑色轿车驶到路边停下。一位戴眼镜、穿战前式样早礼服和高纽扣皮鞋的日本人神情紧张地下了车。我严肃敬礼，刚把手放下，他已走到我眼前，和我紧紧握手。我们相互寒暄，转身并肩走进大使馆。当时，我是以麦克阿瑟将军军事秘书身份，正式欢迎日皇裕仁。后来从他和他的内阁官员口中，我获悉几乎难以置信的日本投降真相。

1 在第一枚原子弹投下日本前差不多六个月，麦克阿瑟的军队开进马尼拉不久，裕仁即有投降决定，并首次请苏联调停。一九四五年二月十四日，他召见近卫公爵。近卫曾三任日本首相，比较倾向主和派。在宫内会议中，裕仁踱着步，显然在颤抖，他直言相信难免战败，但主战军人却仍要打下去。他们争辩说盟方要求无条件投降，一定是要废除天皇制度。

近卫告诉裕仁，他不相信美国仅是为了要消灭日本皇朝而继续作战。裕仁表示同意，但说，由于主战军人控制所有通信工具，无法和美国直接打交道。裕仁特地问近卫是否愿意帮助他谈判投降。近卫一口答应。裕仁便马上开始加紧向主战军人施压力。

裕仁告诉他们，他正命令外相广田，通过苏联驻东京大使馆从事非正式的和平谈判。主战军人极感惊骇，但勉强表

示同意，希望苏联参加调停而不致攻击中国东北。

苏联驻日大使马立克对广田异常冷淡，商谈拖延了几个月。裕仁从驻苏大使佐藤方面获悉苏联对和平态度极为冷淡，虽然不是和日本交战，但除了等于无条件投降的求和外，别的都不肯讨论。

日皇再接再厉，突然任命七十七岁的铃木贯太郎出任首相，向盟国表示日本希望和平。但盟国并未提议谈判，裕仁和铃木大感诧异。从四月拖到五月，裕仁的停战决心与日俱增。B—29型轰炸机某次轰炸东京时，伤亡达十八万五千人；裕仁抑郁之际，在宫院散步，亲手拾到美国的传单，声明将有更多的轰炸。但主战军人仍继续争辩说，盟军侵入国土时，他们可在滩头获胜，又说美国登陆时的惨重损失，足以加强日本在求和中的形势。

裕仁和铃木在五月和六月秘密寻求可接受的投降方式时，炸弹不断地摧毁日本各主要城市。铃木在最高会议艰苦奋斗，终于通过初步协议，直接和莫斯科接洽以谋和平。

饱受折磨疲惫不堪的裕仁，对这样的拖延忍无可忍。等了几天后，令最高委员会立刻采取行动。

六月二十二日，裕仁命令日本各广播电台播出一项声明，措辞虽是东方式的委婉，但显然说明裕打仁算亲自掌政，超越国会，不受陆军及海军控制。

所有通信设备都由军方严密控制，无法与美国直接接触。裕仁遂在七月七日命令铃木请苏联允许日皇派遣私人特使前往莫斯科。裕仁已选定近卫担任此项任务，并授予全权不惜任何代价求和，愿向盟国无条件投降，届时裕仁将不待主战军人获悉即公开批准决定。

但这计划也失败了。七月十日向莫斯科发出无线电报，要求苏联政府接待近卫，但拖延多日，未获答复。电报到达后四天，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离开莫斯科前往波茨坦。七月二十二日，莫斯科终于要求“对于近卫任务的目的，作更明白解释”。日皇复称，日本要求苏联斡旋和平，但这第二封电报杳无回音。

七月二十六日，波茨坦宣言发表。裕仁和自由派日本人士认为似乎可以根据这项基本原则投降，但最高委员会并不同意。随后，原子弹于八月六日及九日投下，苏联也对日宣战。八月九日，最高委员会投票接受波茨坦条件，但有四点保留——延续日本皇朝，日本不得被占领，日本自行裁军并撤退军队，自行处置负责战争的人士。

裕仁肯定这些条件根本连促使盟国停炸的作用也没有，因此下令最高委员会午夜前在他的临时皇宫——日本一座最深防空避难室上面建的一幢小舍——再度开会。

2 这时东京一片瓦砾，全市日夜冒烟焚烧，没有灯只有火光。在临时皇宫内，展开日本历史上对国运关系最重大的一场辩论。时值仲夏，夜里溽暑逼人；从皇宫护城壕死水里飞来的蚊虫，带着嗡嗡声狠狠地骚扰会议桌，周围坐着汗流浹背、颤栗发抖的日本领导人物。出席者包括裕仁、最高委员会六名委员和枢密院大臣平沼骐一郎男爵。

最高委员会三名主战分子——陆相阿南惟几、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大将、海军参谋长丰田副武大将——先后发言反对投降。他们都失去往日那样的缄默及冷静，痛哭失声。投降是不可想象的事。打下去！他们要求拖延战事

时，尖声狂叫。年迈的铃木首相断然要求投票，他既激动又疲惫，脑袋颤抖不已。他晓得主战派杀人不眨眼，很容易演成一场政变，所有反战者均将被置诸死地。但是铃木绝不姑息。各委员逐一投票。

三名主战分子坚持日本自行裁军，不受占领，否则反对投降。七人中有四人——铃木、外相东乡茂德、海相米内光政、平沼男爵——投票主张投降，唯一条件是不得更动皇朝。

根据从未打破的严格惯例，最高委员会的决定必须全体一致。一直缄默的日皇这时开始发言了。他沉着而冷静地指出，从战争伊始，军事计划一直远离事实。他说：“牺牲生命财产继续作战，实在无益。反对结束战争者的论调我已听过了，但我的见解并无改变；我信任盟国和它们的条件。我打算全盘接受那些条件。”他停了一下，然后以命令语气——最高委员会首次接到日皇的旨意：“我希望你们都同意这一点。”

会议已经进行几小时，快近深夜三时了。裕仁讲完后，最高委员会的委员们满面泪痕，鞠躬致敬。陆相阿南打破沉寂气氛，他跪下爬向裕仁。裕仁鄙夷地转身不理。阿南高声嘶叫：“我们有个计划，请陛下不要投降！”他爬得更近，拉着裕仁的上衣，但裕仁屑不一顾地转过身去。隔了一会，裕仁又说：“我希望你们都同意我的话。”随即走出房间。

3破晓时委员们动身离去，遵照裕仁的指示，向瑞典和瑞士发出一封电报，转给中、美、英、苏四国。如果日本皇

室及国家主权予以确定，日本即无条件接受波茨坦宣言。但对只是暂时慑于日皇威严、不敢妄动的主战派军人的争斗仍未终止。三天后，盟国复称“日本政府的最终形式，须由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决定”。最高委员会愤慨辩论，陆相及陆海军参谋长再度要求继续作战，争辩说盟国的答覆是要废除天皇制度。这时美国飞机在日本全国散发波茨坦宣言和日本的答复。

裕仁亲信之一、宫内大臣木户侯爵把一张传单亲自递呈裕仁。君臣二人都担心日本陆军——主要部署于沿岸地带，大部分不晓得都市地区惨遭破坏——如获悉日本已同意投降，可能叛变。狂热的军官甚至会告诉士兵说日皇接受投降条件消息是捏造出来的，要他们继续作战。但是裕仁知道日本人民对于轰炸已经受够了，且早已自空投传单中获悉战局的真相，将乐于投降。为避免发生不可收拾的混乱局面，应该立刻广播一篇终止战争的诏书。

八月十四日晨，裕仁再度召集最高委员会。两位参谋长和陆相激烈反对投降时，裕仁怒目而视。“我并不是轻率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的，”他宣称，“这项决定根本没有改变。如果战争这时不结束，不仅日本国体毁灭，日本国民也将灭亡。今后日本将完全弃绝战争利器，永享真正和平。我希望国民明了我的意旨，替我草拟一件诏书。我要求（讲到这里再度怒视主战派人物）全体在座者同意。”

当晚，诏书拟妥。深夜十一时，裕仁完成录音，一名信差已经准备送往东京广播电台播音室，向全国广播。但这时突有近千名乱兵侵入皇宫内苑。在他们闯进作为临时皇宫的小舍之前，录音带早已锁入裕仁的保险箱。

乱兵曾六度侵入小舍，搜寻录音带和木户候爵；他们认为木户主和，决定要杀害他。木户躲在秘密地道里，日皇也担心遇害，躲在小屋的另一处。这时候，其他军队纵火将铃木住宅夷为平地。凌晨四时，陆相阿南鉴于阴谋政变失败，反对日皇又无济于事，只好自杀身死。八时许，东部防卫司令田中静一大将赶至，劝散乱兵。乱兵中有两名军官引枪自戕。田中随后走进他的办公室，饮弹自尽。当天晚间诏书播出，全国人民都能听到了裕仁亲口宣布日本最后投降。